

南开20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南开大学出版社

故事与新生：

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单德兴◎主编

南开 21 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故事与新生： 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单德兴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与新生：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 单德兴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8
(南开 21 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ISBN 978-7-310-03201-3

I. 故… II. 单… III. 华人—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871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省迁安万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4 插页 186 千字

定价：1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 言

本书是笔者继 2006 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之后，另一本有关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的专著。全书再度从中文世界的角度出发，对象除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华裔作家、艺术家、学者之外，也针对相关的文学研究现象进行反思，呈现方式为学术论文与深度访谈，目标则与前书一致：“试图以开阔的视野、多元的角度、灵活的策略、仔细的解读、适切的提问、活泼的互动，呈现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的繁复面貌与重大意义，以供学者专家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与借鉴。”

全书的结构与前书一致，分为“论述”与“访谈”两部。第一部“论述”共有六篇，前两篇分别以具体的个案与仔细的文本阅读，来探讨汤亭亭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点：如何在创作中挪用中、西文学传统的资源，藉由转化与创新，展现出独特的跨文化与跨语言现象；如何结合一己的生命、创作与信仰，面对、转化并升华个人与集体的创伤，致力于和解与和平，藉由“说故事”而“创新生”。如果说前两篇的对象是作家与文学文本，第三篇则转向艺术家与建筑文本，探讨林璠如何藉由越战将士纪念碑，让美国人能够面对、反省此历史性的集体创伤，不仅疗伤止痛，并且达到和解、超越与和平的目标。其余三篇涉及相关学术的表现、反省与定位，

属于后设批评（metacriticism）的范畴。第四篇从“创造传统”的论点出发，以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为例，呈现此传统的创造、流传、演化与创新，并期待从新的发言位置创造新的传统。第五篇从华文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观点出发，寻求为美国华文文学定位，并以“从边缘到交集”来形容其如何从中、美两大文学传统的边缘位置转化为交集之所在。第六篇则回顾中国台湾地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的华美文学研究，提出具体的观察，进行深入的反省，并提供建议与针砭。简言之，第一部的“论述”始于文学文本，扩及建筑文本，终于后设批评，以不同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切入点，以及后设批评的立场，显现此领域的丰饶多样，为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部“访谈”针对此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批评家与历史学家，通过一问一答，进入其创作、学术与内心世界，既透露出主访者的兴趣，更传达了受访者的关怀、观点与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数据以及受访者个人化的面向，兼具文学、文化、历史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一般读者与专业学者可各取所需。这些访谈的特色与意义，诚如笔者在前一本书中所言：

主访者经过事先缜密的规划，以中文读者／研究者的立场出发，针对受访者的专长以及在美国华裔文学、历史、文化上的贡献，妥为设计问题，当面或书面访问，通过深入的对话与坦诚的交流，呈现受访者较罕为人知的一面，记录并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通过主访者的询问、追问甚至盘问，受访者有机会反思自己的创作或学思历程，解析或评断自己的作品或研究，并表达对访谈此“文类”（genre）的观感。这些难得的“现身说法”为受访者的生平与创作／研究留下了最具权威的批注，可供后来者参考及研究之用，也方便一般读者了解受访者的创作／研究生涯与心路历程。

第一篇访谈可与“论述”中有关汤亭亭的两篇论文，尤其是《说故事·创新生》搭配阅读，分别以论述与访谈的方式，深入探索这位第二代华美作家的心路历程、生命关怀与创作表现，以及隐藏在背后若干罕为人知的事情。第二篇很可能是目前为止有关小说家/诗人哈金最仔细的访谈，展现这位移民美国、选择以英文创作并迭获美国文坛大奖的华人作家的多重面向，尤其是创作历程、文学观以及以非母语创作的艰辛。第三篇则是笔者二十六年来所做的最长访谈，对象为来自中国香港的第一代华美批评家黄秀玲，全篇除了呈现任教于美国西岸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受访者个人的学思历程、生命关怀与学术成就外，也具体而微地透露出亚美文学在美国学院建制化的过程与反思。第四篇的受访者陈国维是第二代美国华人，目前任教于美国东岸纽约大学，社会运动出身的他具有丰富的华人小区经验，参与筹划纽约华埠的美洲华人博物馆，因此提供了社会运动者、历史学家与博物馆策展人的难得见解。换言之，通过访谈此“文类”的深入问答，展现出主访者与受访者的密切互动，而受访者的不同背景与身份也提供了有关文学、批评、历史、博物馆、社会运动的不同面向，展现了这个领域的多元面貌。

总之，本书的“论述”与“访谈”不仅各具特色，而且相辅相成。“论述”中的六篇论文，有五篇选自2008年台北允晨出版社出版的《越界与创新：亚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四篇访谈则首次收入专著。笔者有机会再度将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现于读者面前，要特别感谢各个受访者/合作者的通力合作，以及南开大学出版社张彤的热心协助，并期盼读者不吝指教，共同为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再创新生。

2009年6月10日

于台北南港

目 录

■前言 / 1

■论述 / 1

1. 跨文化相逢与跨语言表现：当 Fa Mu Lan 与 Lo Bun Sun 遇见花木兰与鲁滨逊 / 3
2. 说故事·创新生：析论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书》 / 22
3. 创伤·回忆·和解：析论林璎的越战将士纪念碑 / 53
4. 越界的创新：创造传统与华裔美国文学 / 80
5. 从边缘到交集：探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位置 / 97
6. 中国台湾的华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 109

■访谈 / 127

1. 献身书写与和平的女勇士：汤亭亭访谈录 / 129
2. 辞海中的好兵：哈金访谈录 / 141
3. 华美·文学·越界：黄秀玲访谈录 / 160
4. 再现美洲华人史：陈国维访谈录 / 192

论 述

跨文化相逢与跨语言表现： 当 Fa Mu Lan 与 Lo Bun Sun 遇见 花木兰与鲁滨逊*

“故事来回于文化之间、语言之间，来回于说故事与文本之间。”

“我在签支票和正式信函时，用的是‘Maxine Hong Kingston’，那是在法律上的姓名。自从我在华文报纸上看到有人把‘Hong’字听错以后（四邑方言中‘汤’字的发音为‘Hong’），为读者签名时就采用‘Maxine 汤 Kingston’。近百年来，广东南部的方言在美国是最多华人使用的方言，我们依照这种方言把自己的名字罗马化。根据新的官话，‘Hong’发为‘洪’的音，把我的姓写成‘洪’其实是个错误。……发明一个多文化、女性主义式的签名，并且为每个名字使用正确的语言系统，我觉得是件很聪明的事。”

——单德兴，《汤亭亭访谈录》

“我们有一本来自中国的书，里面说的是一个名叫 Lo Bun Sun 的水手的故事，他从小就渴望航海”

*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由蔡雅婷小姐初译，龚绍明先生初校，经笔者大幅改写。若欲引用，请先征求笔者同意。

(CM 244, 斜体为笔者所加)——这是汤亭亭《中国佬》(*China Men*)一书中《Lo Bun Sun 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Lo Bun Sun”)一章的开场。此书旨在争回(reclaim)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并重建华裔男性移民的英勇形象。^①“他父亲是个外国来的人, 命令他和两个兄弟待下来经营家业,” 汤亭亭接着写道: “但是 Lo Bun Sun 不喜欢经商, 既没有一技之长, 又没有学法律, 只好去跑船。‘老天爷不会保佑你的,’ 他父亲说。”(CM 224, 斜体为笔者所加) 老天爷似乎真的回应了那移民父亲的话, 违背父命的孩子所上的船遇到风暴, Lo Bun Sun 仅以身免, 漂流至一座荒岛, 成了唯一的生还者。脱离文明生活的他在那儿度过了几十年, 碰上了很多事情。该章结尾写道: “在历经更多的冒险之后, Lo Bun Sun 回到了他出生的土地, 于七十二岁退休。”(CM 233 / 萧 241) 因此, 全章看似一个中国故事, 内容涉及父子情结, 以及上天惩罚一个不尽孝道、不履行家族义务的儿子。然而, 果真如此吗?

“Lo Bun Sun”三字对汤亭亭作品的英文读者来说很像中文名字, 而作者对这三个字的阐释以及它们在中文里可能的联想和暗示, 更增添了这位只身海外、浪迹天涯之游子的异国色彩, 也凸显了他的困境。

Lo 就是“劳”(“toil”), 即使没有人监督也会去做; 认真工作, 不打混。*Lo* 也有“裸”(“naked”)的意思, 男人是“裸体的动物”, 而 *Lo* 听起来像“骡”, 是一种劳动的动物、一种劳动而没有生殖力的动物。*Bun* 是到中国公社工作的伯伯(的名字)。而 *Sun* 听起来像“身”, 也像英文里的“son”(“子”)和中文里的“孙”(“grandson”)。*Sun* 听起来也像“新”(“new”)。

① 为了方便起见, 汤亭亭的 *The Woman Warrior* 和 *China Men* 分别缩写为 *WW* 和 *CM*, 引用之页码以英文本为准。后者有萧锁章的中译《中国佬》, 本文曾稍加参考, 唯文字有所出入。“Lo Bun Sun”三字因涉及作者的诠释与文字游戏, 故此处直接以英文标示, 将视上下文需要而以中文表示。

(CM 226) ①

这些说法中只有“孙”字是中国姓氏，其他都显得牵强附会，对英文读者来说甚至难以理解。然而对略知华裔美国移民史的中英双语读者而言，要配上这些中国字其实不难——上段便是明证——而且不仅可以把这些联想连结到华人移民的历史脉络上，也可以连结到华裔美国作家努力争回其历史的努力上。

随后汤亭亭马上又对 *Lo* 字提出了多文化且寓有宗教意涵的解释，此一解释横跨了中国、印度和希腊三大文化。“*Lo* 还有一个意思，像是‘罗汉’中的‘罗’；像是‘阿罗汉’，像是‘菩萨’。总共有十八罗汉，其中两个是中国人，十六个是印度人，他们都是佛陀的入门弟子，过着食莲人岛（the island of lotus eaters）般悠游自在的生活（此处用的是《奥德赛》的典故）。”（CM 226）汤亭亭好像要将 *Lo* 这个字的可能性一网打尽似的，在底下的两段中提到 *Lo* 还“暗示了龟壳上的神秘纹路（‘connotes the mystic markings on the tortoise shell’）”、“‘堤防’和‘奠酒’（‘dike’ and ‘libation’）”（CM 227）②，这些都与身陷困境、漂流荒岛的主角有关——他在那里杀海龟、筑堤防和祭奠。读者不免想问：作者为什么这么着迷并执着于跨语言的联想？③ 这些联想在这个华美文本中的作用如何？所形成的这个华美文本不仅有别于中国和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协商并采撷了两个文化中的不同元素，而形成跨文化的文本。

英文读者在读到章节标题和“Lo Bun Sun”三字时可能会猜

① 此处将作者所使用的中、英文同时呈现，以凸显双语的特质。如文首题词所言，汤家来自广东四邑，所以此处的中文系以粤语发音，而非北京话。因此，除了中文与英文之间的关系之外，此处也彰显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使得情况更为复杂。

② 其实，像笔者这般不懂粤语的人很难找出对应的汉字，显示了北京话与粤语之间的沟通难度。《中国佬》的译者萧锁章将前两字译为“隅”及“撻”，而略去第三字，这种处理方式不甚妥当。

③ 对英语读者来说，“Lo”、“Bun”、“Sun”三字的字面意义颇为清楚。而英语的字面意义和中文的联想之间的差距，来自汤亭亭刻意跨越语言疆界之举。

测它与《鲁滨逊历险记》有些关联^①，不过这样的猜测在该章第一句话就遭到否定，因为 Lo Bun Sun 是“一本来自中国的书”里的故事，只不过主角的父亲与鲁滨逊的父亲同样是“外国来的人”（CM 224）。然而一路读下来，读者会发现这两个故事相似之处颇多（主角甚至将他搭救的土人命名为“Sing Kay Ng”，也就是粤语的“星期五”），彼此之间必有关联。由于汤亭亭在《中国佬》里使用了许多西方和中国的互文（intertexts），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她常用的手法。^② 其实，两者之间的确有关联，而且彼此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涉及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因素。

汤亭亭在访谈中不只一次地表示，直到上美国学校之前，她并不知道《鲁滨逊历险记》是一部经典英语小说，而是“父母亲从童书里读中文的鲁滨逊故事给我听”^③。换言之，她在撰写《鲁滨逊历险记》时，主要是把童年在家里听故事的经验写下，“那本（童）书也许来自成人的版本，而成人的版本则翻译自英文或其他语文”（单，《访谈》129），后来才知道这个故事原本是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④ 由此可见“Lo Bun Sun”的故事和 Fa Mu Lan（“花木兰”的粤语英文音译）的故事一样，主要是以口语方式传给汤亭亭，但后者又添加了一些吟唱和表演的戏剧成分（WW 19-20）。简言之，尽管汤亭亭后来在学校里发现这个故事原本是英文的冒险故事，但仍在《中国佬》书里借着“重拾”（“re-

① 本书中译一般为《鲁滨逊历险记》或《鲁滨逊漂流记》，多半略去原文中的 Crusoe，《中国佬》则采用了前者。

② 例如张敬珪（King-Kok Cheung）对汤亭亭采用西方经典文本的探讨、史书美（Shu-mei Shih）对她在《中国佬》中采用中文互文的探讨等，后者还将中文互文连接上流放的主题。

③ 参阅汤亭亭与笔者的访谈（129）和张子清的访谈（194）。旧金山出生的华裔历史学家麦礼谦（Him Mark Lai）是1910年到1940年间通过天使岛的“契纸儿子”（“paper son”）的后裔。他在2001年4月当面告诉笔者，自己幼时也是在一本中国大陆印行的中文书里读到鲁滨逊的故事，同样不知道这个故事原本是英文。

④ 本章中汤亭亭把自己的想法加在括号内（CM 225, 226, 227-228），其中第三次的内容如下：“我父亲来听到了这一段故事，自己又重述，把挑拾落穗的这一段重说了好几遍。”

membering”)^① 童年经验，把它再度携入 / 译入 (re-rendering) 英文世界。

汤亭亭对跨语文意涵的着迷以及重写已有的故事，并不限于以上的例子。如前所述，《中国佬》和《女勇士》中的互文性阅读显示出此二书中有许多故事都是重写，而《鲁滨逊历险记》并非汤亭亭于不同语文间驰骋其想象力的唯一之处。本文以跨文化论 (transculturalism) 的角度切入，专注于汤亭亭重写的两大文化中的两部经典之作（《木兰诗》和《鲁滨逊历险记》），以显示汤亭亭所扮演的角色——两个文化间主动的中介者、强势的能动者 (agent)，甚至双面间谍 (double agent)。

汤亭亭笔下的《鲁滨逊历险记》只有十页，系将《鲁滨逊历险记》的故事加以浓缩、简化；相反地，《女勇士》中《白虎》(“White Tigers”) 一章的前半部分却是在中国历久不衰、家喻户晓的花木兰故事加以扩大、铺陈。《白虎》中的文字游戏不多，只提及“人”或“山”这类中文象形文字 (WW 20)，^② 女性以具有贬意的“奴” (“slave”) 字来自称 (WW 47)，以及“书写”和“报导” (“report”)、“报复” (“revenge”) 之间的关联 (WW 53)。

如果说花木兰的故事有所谓“原本”的话，大概非《木兰诗》这首北朝（约公元四至五世纪）的五言乐府诗莫属了。^③ 这首诗和民间故事流传了一千五百多年，成为中国家喻户晓、彰显忠孝

① 此处的“重拾”带有双重涵义：一为回忆起过去的事物，另一为再度纳入以往忽略甚或失落、肢解的事物。参阅巴巴 (Homi Bhabha) 的相关看法 (63)。

② 在此提出几点：（一）“女”和“奴”之间在象形上有相似之处；（二）父权思想主导下的“女”性被当作“奴”仆对待；（三）女性屈服于意识形态宰制，自认为“奴”，如汤亭亭所言：“女人是自打嘴巴！” (WW 47)；（四）中文对于女性的歧视，“女字旁”的中文字很多带有贬意（可说是本质如此）。汤亭亭对于此种父权价值体系的焦虑和愤怒，可以清楚见于她对诸如“女儿如米虫”或“养鹅还比女儿好”之类的中文俚语之激烈回应 (WW 43)。而她之改写花木兰故事，甚或 WW 一书本身便是她对抗这种性别歧视的具体作为。

③ 咸认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两首叙事诗之一的《木兰诗》为北方歌谣，描写孝行和爱国情操，另一首《孔雀东南飞》则是南方作品，内容为夫妻间的家庭悲剧。文学史家由《木兰诗》的格律和句型、文意的回旋反复推测，这首诗原为口头流传，后来才写下，成为文本。所以，此诗来源与作者不详，且难以考证是否真有花木兰其人其事。

等传统价值的表率，此诗被收录于很多文选和中学教科书里，许多人都能背诵。

汤亭亭的版本和《木兰诗》相较，有些明显的改写或扭曲，如“习武经过，从军动机，背上刻字，在行伍中遇情人且生子，与土豪劣绅决斗”（单，《铭》147；Su 47-49）。花木兰被纳入《女勇士》的脉络时，原先忠君爱国、恪尽孝道、骁勇善战的女中豪杰，却沾染了女性主义的色彩，以女性（主义）复仇者的姿态出现。笔者曾专文讨论汤亭亭的再创与扭曲、其“说故事”（talk-story）的策略，以及这些与其女性认同之间的关系。^① 熟知《木兰诗》背景的人也许会挑剔汤亭亭的“错误”，指出她的扭曲之处，不过笔者在另一文中也提到，“以‘地道’（authenticity）做为评断标准是双锋之刃，可能伤人伤己，宜审慎为之”（《铭》24，228-230）^②。此处不再赘述，仅再次强调《木兰诗》本身就是将口语流传的故事加以文本化（textualization），不只没有确切的作者，甚且千百年来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重写与改编。^③ 简言之，如果深入了解花木兰故事的本源、传承及其历史脉络，就会发现汤亭亭的改写策略并非那么特殊、过分，难以原谅。^④ 相反地，重点在于她如何以这个故事为出发点，创造出自己版本的花木兰，并让我们更认知这则叙事的潜能。

① 参阅笔者《说故事与弱势自我之建构：汤亭亭与席尔柯的故事》（《铭》125-155）。

② 为了说明这点，笔者曾引用对汤亭亭批评最尖锐的赵健秀（Frank Chin），以及他将《木兰诗》和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两相对照的作法。笔者将同样的原则和手法运用于赵健秀本人身上，以示执着于地道有其危险之处（见 Shan, “Positioning”，尤其是第 109~113 页）。总之，除了事物本身以外，其他任何再现，不论宣称如何地道，都已经歧异、偏差，算不上地道了。

③ 余君伟曾以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几个世纪以来花木兰故事从乐府诗到迪斯尼动画的基本母题，详见其论文，尤其是第 67~68 页。此外，其他版本的花木兰，从传统戏曲到电影、电视剧，都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虽然其剧本不易取得，却通过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广为传扬花木兰故事。

④ 例如，汤亭亭在与珀尔斯（Mona Pers）的访谈中引述了任璧莲（Gish Jen）对好莱坞动画片《木兰》（*Mulan*）的评论（“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对花木兰故事就有无数的重述”，327）来表达这个观点（327-329）。

二

回到汤亭亭对“Lo Bun Sun”这个名字的解释，以及她如何将鲁滨逊故事纳入自己的文本中。^①之所以专注于这个名字，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汤亭亭将华裔美国移民的悲惨历史浓缩、纳入了自己对这个异国姓名的种种解释，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华人的漂泊离散。若针对这些片段进行文本及脉络的分析，将可彰显汤亭亭如何挪用、纳入鲁滨逊的故事，以及她如何致力于在美国为这个以往被迫消声、匿迹、边缘化的族群伸张正义，尤其是美国宪法所宣称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

汤亭亭对“Lo”字的解释指出几个方向，而这些都与美国历史上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密切相关。首先，华裔美国人被视为廉价、贫贱但尽责的劳工，“认真工作，不打混”，“劳”苦工作。这个形象一方面符合华裔美国人是模范弱势族群（Model Minority）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华裔美国人被挑出来作为代罪羔羊的悲惨命运。其次，这些劳工之廉价、贫贱也在于他们不被当人看，因为“Lo”也代表“裸”，他们成了“裸体的动物”。这种将华裔美国人“贬抑”、“他者化”（othering）的情况，也因为此字发音近似“骡”，是一种劳动的动物”而更加强化。第三，汤亭亭把这个隐喻更推进一步，强调骡这种杂种生物是“一种劳动而没有生殖力的动物”。^②这点又连接上美国移民法针对华裔美国人的诸多限制，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禁止

① 就此而言，鲁滨逊故事的“来源”似乎不无所本。有些人认为这个故事来自苏格兰水手赛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 1676-1721）的真人实事。换言之，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历险记》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原创”。有关赛尔柯克在孤岛上的生活考证，可参阅 James and Mayme Bruce。

② 夏威夷第三代华裔美国诗人林永得（Wing Tek Lum）在《同化的条件》（“Terms of Assimilation”）这首简短有力的诗中也用上骡子的意象，全诗如下：“你必须变成 / 一只驴子 / 或者更糟 / 公驴和 / 母马交配所产的骡子 / 必然是不会生育的。”（“You must become / an ass // or worse: / the mule, that / cross between a male donkey / and a mare, // is / perforce sterile.” *Expounding* 68）。这首短诗既暗示了华裔美国人遭受的非人待遇，也暗示了无法延续血缘与文化的危机。

华人女子入境，以致华埠 / 唐人街成为“单身汉社会”或“罗汉脚社会”（bachelor society），在这种情形下，这样一个社会注定会消失。^① 第四，“劳动的身体”、“生产”或“不能生产”的观念也由“Sun”这个字暗示出，因为这个字既有“身”的意思，也有“子”、“孙”的意思，仿佛聚合了不同世代，却又化约了这些世代，甚至“及身而终”，无法繁衍后代。此外，“Bun”这个字也涉及返回中国的一位家族成员。因此，这两个字都带有“集体”的意味，因为对弱势族群来说，个人往往就代表了集体，一己往往就象征了整个族裔。最后要提的是，“Sun”还带有“新”的意味，暗示相较于美国原住民、白人、非裔美国人等，华人是新近到达美国这块“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或“‘美’丽的‘国’家”的族裔。然而，即使遭遇到种种的不公、歧视、艰难险阻，华人依然努力创造机会、希望与新生。

总之，汤亭亭花费心力阐释这些字，有意使读者联想到华裔美国人的惨痛历史，而这一切都以一个简短有力的句子作结：“Lo Bun Sun 是骡子，劳苦的人，赤裸和劳动的身体，孑然一身，子和孙，他自己就是所有这些世代。”（CM 226）

三

如果说汤亭亭对“Lo Bun Sun”这个名字的解释和引申集中于文字的层面，那么她对花木兰的重新创造就集中于故事的层面。再者，如果说《中国佬》是以非传统的方式去描绘在美国主流社会歧视及打压下的华人男性移民的英雄形象，那么《女勇士》就是以艺术的方式去控诉“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而其中

① 如果说华裔美国小说家雷庭超的《吃一碗茶》（Louis Chu, *Eat a Bowl of Tea*）是从华人的观点生动地呈现了二十世纪中叶纽约华埠作为单身汉社会的写照，那么德裔美国摄影师简德（Arnold Genthe）所拍摄的旧金山华埠照片则从德人的观点提供了二十世纪初华人社会最写实的影像。两者的文字再现和图像再现都显示了二十世纪前半叶华人在美国东、西两岸的非人生活。1882年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是美国移民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裔制定的法案，一直到1943年废除后，“单身汉社会”的问题才逐渐改善，但这仍是华裔美国移民史上难以忘怀的一章。